

小說月報叢刊第十三種

創作討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Discussions on Story Writ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

此書
有權
作印
翻印
必究

（小說月報叢刊）創作討論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

編輯者	小	說	月	報	社
發行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刷所	上	海	北	河	南
總發行所	上	海	棋	盤	街
分售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溪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論 討 作 創

1924

目次

新文學與創作	魯之(一)
創作與哲學	瞿世英(九)
創作的要素	葉紹鈞(一六)
社會背景與創作	卞損(二一)
創作的我見	廬隱(二七)
平凡與纖巧	鄭振鐸(三一)
怎樣去創作	卞世瑛(三四)
創作底三寶和鑑賞底四法	許地山(三八)
我對於創作家的希望	陳承澤(四四)
創作的前途	沈雁冰(五一)
文藝的真實性	佩弦(五七)
誠實的自己的話	葉聖陶(七四)

新文學與創作

愈之

自然的方法和終局，

是上帝一手造成的；

技巧和藝術

顯出上帝的心……

你的藝術在後邊緊緊跟着，

正像一個弟子跟着先生；

所以你的藝術便是上帝的兒孫。

——Inferno, Canto XI, 99——

這是意大利大詩人但德（Dante）所作地獄詩的一節。他明明說上帝是創

造者，藝術家是上帝的弟子，所以也是創造者；上帝創造自然，藝術家卻是創造藝術。十七世紀著作家勃洛普（Thomas Browne）也說：『自然造了一個世界，藝術造了又一個世界』（Nature hath made one world, and art another）這樣看來，藝術家便是第二個上帝，上帝的權威是創作，藝術家的權威也是創作。

我們都知道：人只能發明，能製造，卻絕對的不能創造。人能夠築成幾萬里的鐵道，也能夠建成幾萬噸的輪船，但不能夠創造出一粒的砂石，一滴的清水。竭全人類的才智能力，要想創造出些許的新事物，替宇宙增加些許的質量，是做不到的。從物質的創作看來，人類委實是不中用；但講到精神方面，可又不然了。人用了藝術創造出精神的世界；像從古以來的建築、雕刻、圖畫、音樂、戲劇、文學裏邊所表現的藝術精神，都是人類的創作。而且這種精神的世界——藝術家創造的世界——比起物質的世界——上帝創造的世界——來，亦無遜色。所以說人是創作

的動物，委實不錯呵！

現在單從文學方面講。文學家創造出詩的世界、想像的世界、把想像的人物、想像的事情安插進去。這種世界是物質的世界的補足，(complement)，我們對於物質世界有所不滿時，可以在想像的世界中，尋得慰安之物。人在物質世界常覺得煩悶，覺得狹隘；但在精神世界卻覺得光明，覺得寬裕。我們讀了好的詩、好的小說、戲曲，常有超越現實世界的感想。人的生活本來是有二種：第一種是物質生活，是受造物的支配的；第二種是精神生活，是受藝術家文學家的支配的。第一種生活是動物一般的生活；第二種生活卻是人類特有的精神生活。比物質生活更為可貴。人類的進化，大半可說是精神文明的力量。一篇偉大的詩，一部不朽的文學著作，從人類文化的立點看來，確要比萬里長城或巴拿馬運河更有價值。英國人寧願拋棄印度，卻不肯失掉莎士比亞，也就是這緣故罷。

文學的真實價值到底是什麼呢？自來批評家各執一說，再也說不清楚的。但我們可以武斷的說一句：文學的價值，全在於創作；一切專事模擬沒有一點精神的東西，都不算做文學的作品。因為一切的藝術，都是以創作的本能 (Creative faculty) 為基礎的。

我們現在都知道中國文學非徹底革新不可了。但這個當然不是變文言為白話的問題，也不單是從古典主義變到理想主義寫實主義的問題，實在講來，乃是文學的價值問題。中國舊文學太缺乏創作的精神，所以他本身是入卻文學的價值了。舊文學中，韻文一部分，像詩詞曲本等除極少數的幾篇外，餘下大部專事擬古，既缺乏豐富的情緒，又沒有高遠的理想。散文一部分呢，小說和劇本是向來不曾發展，只有敘述的 (Descriptive) 文學，沒有表現的文學。兩年來的新文學運動，可算有幾位出色了。幾十年來牢守着的文體，居然改變了；受過許多東歐的思

想，也逐漸解放了。但是我們總不能滿意，因為這幾年大吹大擂的提倡新文學，可是真實的文學創作，仍舊不多。在文藝思想蛻變期，照歷史慣例，應該有幾部驚天動地的偉大創作。像十五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期（Renaissance）出一部全世界著名的神曲（Divine Comedy）十八世紀德國的“Sturm und Drang”時代，有浮士德（Faust）盜賊（Die Räuber）這幾部大著述。或一八三〇年的新文學運動，又有發俄高推（Die Fäustler）大仲馬巴爾札克（Balzac）散喬治（George Sand）這許多人的創作。像這樣的文學作品，現在我國，不用說，連半部都沒有。大多數的作品，不過把文體改爲語體罷了，結構（structure）風格（style）題材（subject matter）還是守着刻板的老規例，擺脫不了。有時雖然也有很好的思想，因為缺乏藝術手段，不能夠顯明活潑的表現出來，便變了不成熟的作品。但便是這種不成熟的作品也不多見，完美的創作，更是絕對沒有了。（新體的詩

和小說，也有經過適度的藝術製練的，我們自然不該一律抹煞，像新詩中很有幾首好的，但真真不愧爲創作的，實在很少。）

翻譯外國文學在目前自然也是一樁要事；但我們不要忘了：翻譯不過是過渡期的辦法，文藝運動的終極，卻在於創作。沒有翻譯，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也許永不發生干係；但沒有創作，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終不會爭得相當位置的。文學是國民性的反映，所以一國的文學，都有一國的特點；像我們那樣偉大的民族，更應該有一種獨特的文學。因此我們盼望現在除一部分人專事翻譯外，應該有另一部分，努力創作，給我國文學立一個根腳纔好呵。

那麼怎樣創作呢？這個問題，不是本文所應該說的，也不是我所能說的。但也不妨講個大概。我以為凡是真實的文學創作，至少應當具有二個條件：（一）天才，（二）適度的藝術製作。天才可以說是具有較大的創作力（creative power）的

人。天才是只給與少數人的。只有偉大的天才，纔能產出偉大的創作，這自然不錯。但像我們這樣的大民族，不該沒有幾個創作天才；而且我國過去的文化，已經證明中華民族的創作力，不在他民族之下。只因爲幾千年來，和歐洲中世紀一般，我國思想界受了傳統主義的束縛，不能自由，所以有了幾個天才，大都潛伏在民衆底下，不能出頭。此外更有一個原因，便是藝術手段的缺乏。藝術手段也是創作的必要條件。我們只看自然所創造的世界，安排得何等齊整，配合得何等玲瓏！文學家所創造的世界，也是這樣；要是沒有適度的藝術製練，就算有了天才，也不會完成創作。但這一層，本文卻不及討論了。

總而言之，創作的價值，非常重大！我們可以說：近代德意志是哥德（Goethe）、席勞（Schiller）創造出來的；近代法蘭西是盧騷、雷俄、佛羅貝爾（Flaubert）、法郎士（Anatole France）、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等人創造出來的；近

代俄羅斯是屠格涅夫、杜斯退益夫斯奇、託爾斯泰和其餘的人創造出來的，但不知道創造未來新中國的人，又有誰來中國的創作家呵，不要看低了你們自己！

創作與哲學

瞿世英

一

我知道我這篇文章的題目一定會引起許多讀者的懷疑；以為創作與哲學怎樣會相提並論呢？因此我必要先將我所謂「創作」與「哲學」的界說講清楚。我所謂創作便是具有文學的特質的創造的 (creative) 作品。包含詩、小說、劇本和其他文學的散文。若簡而言之自然就是文學的作品了。哲學這類東西，自有哲學以來便不會有好好的界說。但是據我的意見，無論他說到怎樣天翻地覆，講什麼宇宙本體，知識來源，而哲學最重要的問題便是人生問題和人生與其環境的關係的問題。換言之就是要研究人生，人所生存的宇宙，和人生與宇宙的關係。而最要緊的還是人生；所以我以為哲學便是要解答這人生問題與宇宙問題的。

世界觀與人生觀。

文學的對象是人生，他的作用是批評人生、表現人生。哲學的對象也是人生。所以創作與哲學同論並不奇怪。

文學（依莫爾頓教授的主張）是思想藝術與文字的一種作用。我們研究創作與哲學，最要緊的便是一思想——這一部分。思想是文學的本質。沒有好本質，雖有好藝術，亦無可表現。我們既然承認文學是人生的表現，是人生的批評，那麼文學的本質便是人生。所以我說文學的本質應當是哲學。文學所表現所批評的便是某種人生觀與世界觀。歷來的文學家的文學作品沒有不是包含着一種人生觀與世界觀的。簡言之就是創作應當以哲學為本質。

二

古往今來的文學家，他們的創作所以能歷久不磨的緣故，就是他們對於人

生的批評和表現是從他們的人格裏滲浸過纔寫出來的。決不是任意塗抹胡亂做來的。是根本着他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的。是顯示或解釋他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的。這是真的。否則就是假的。因為是真的所以纔能那樣親切誠摯，給人一種印象；纔能具有永久性與普遍性。這些都是文學的特質，不可或缺。但假的却不行。

易卜生的創作決不是般生的；高斯倭綏的戲劇決不是王爾德的；佐拉與巴爾扎克雖同為寫實派而創作却一看就分別出來。托爾斯泰說「愛」，杜思退益夫斯基也談「愛」，安特列夫也主張愛人道，梅脫靈也講「愛」，太戈爾也談「愛」。更加上一切現代主張人道主義的文學家說的話大致一樣，但決不是一樣。為什麼緣故？他們的哲學多少不同。世界沒有兩個絕對一樣的創作家，但創作家却每時代都有。便是這個緣故。而他們所以創作成功，便祇在有確定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所以從創作家一方面說，一篇創作必要有極好的本質，這本質便是哲學——他的哲學。但是一個人的哲學，若是沒有確定，朝信夕更，茫無所適，便也不能有好創作。譬如易卜生的「傀儡之家」中的挪拉，若是易卜生沒有確定的人生觀，則挪拉的人格也決不確定的，若挪拉的人格不確定，則這本劇就等完了。所以我主張必要有了你自己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纔能有好創作。現在中國的作者最大的毛病，便是沒有確定的人生觀，這自然沒有好創作了。至於那些專堆濫調，專寫情書，專做歪詩的人物，不要說他自己沒有確定的人生觀，便是作品中的人物也是做到那裏算那裏的，更不用談起了。

還有一層。凡是那些一種描寫自身的作品，都比別的作品好。因為也是寫他自己的哲學，所以格外真。「真」是創作的一個必要的條件。至於創作之翻譯一層，我以為翻譯某人的作品必須要略略知道他的哲學才行，否則恐怕完全失了

原作的本意。然而無論怎樣好的翻譯，亦未必就能絲絲入扣呵。

三

前面的話說的極寬泛，似乎還不夠。我前面說過創作包含詩、小說、劇本和其他。現在且分別開來略說一說。

我們且先談詩。亞利士多德說「詩是一切作品中最哲學的。」他這句話雖是太泛，然而已將「詩與哲學」的問題提出來了。其實文學是人生的表現，詩是文學中之一部分，比較的注意想像和感情的。所以詩便是想像與感情中得來的人生的批評。凡是好詩都是如此。詩的好處是他有他的顯現的能力。詩能將人生宇宙中的美、精神的意義等，凡我們所不能得見的顯現出來。這樣詩與人生是極有關係的。所以安諾德（Matthew Arnold）說道詩根本上就是人生的批評；詩人之所以偉大者，即以其能將理想很有力的很美的應用到人生上去。去答復這